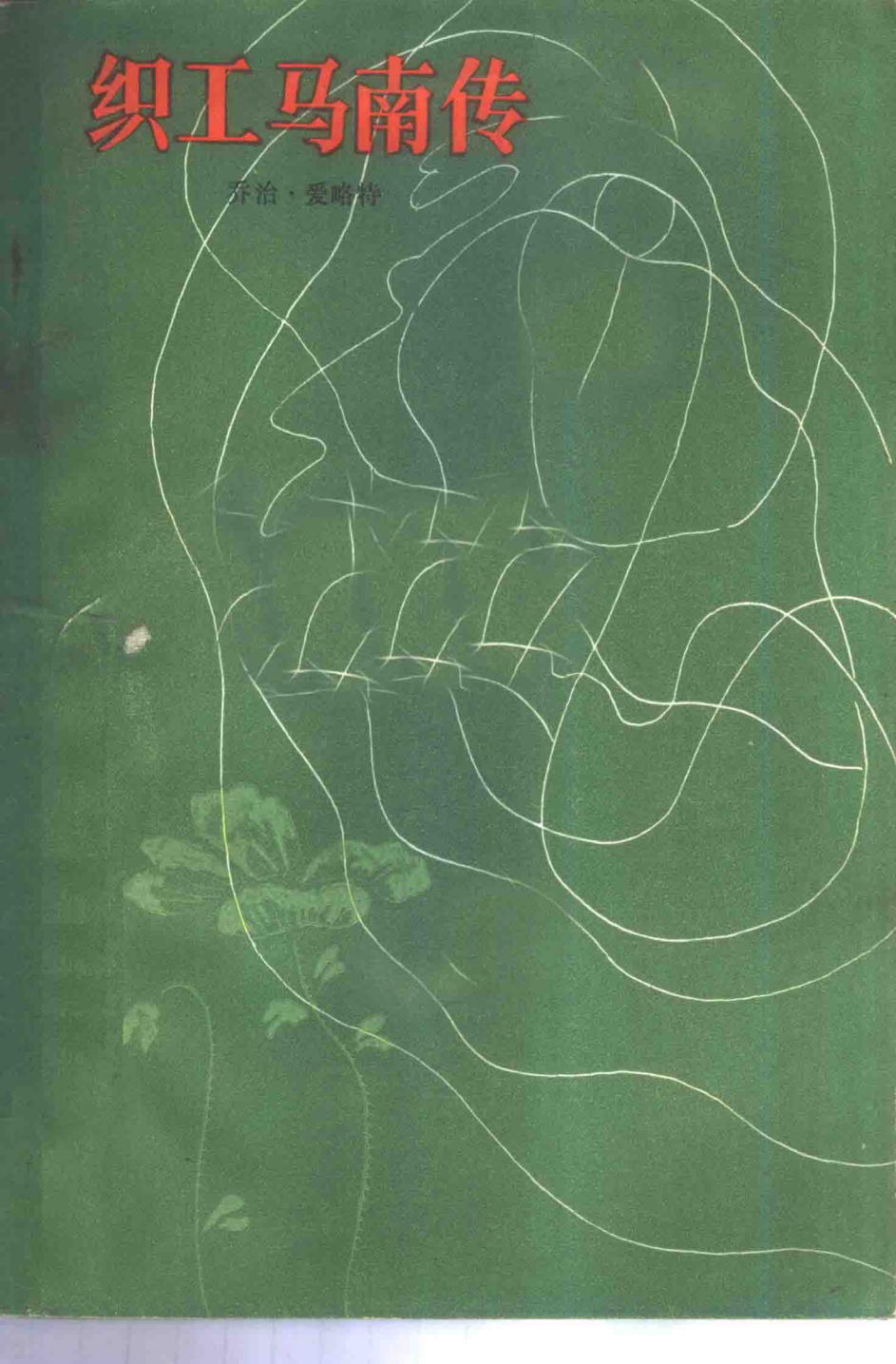


织工马南传

乔治·爱略特



织工马南传

〔英〕乔治·爱略特著 曹 庸译

George Eliot
SILAS MARNER

本书根据 Nuneaton Edition,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00 年版本译出

封面设计 杨 光
责任编辑 刘微亮

织 工 马 南 传

〔英〕 乔治·爱略特 著
曹 庸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1 字数 155,000 印数 00,001—33,000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281

定价: 0.59 元



乔治·爱略特
(1819—1880)，原
名玛丽·安·艾文
思，英国著名女作
家，她的小说反映了
十九世纪丰富多采的
英国社会风貌。《织
工马南传》是她最具
特色的一部代表作。

内 容 提 要

织工赛拉斯·马南被人诬陷，遭到教会和社会的摒弃，被迫流落他乡，过着悒郁悲哀的生活。一天，他辛苦积攒多年的金钱又被人偷窃，种种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后来，马南收养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爱蓓，使他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多年之后，金钱失窃一案真相大白，马南被窃的金钱失而复得。这时，爱蓓的生父——村里一有钱人家的少爷——“天良发现”，想认领当初被他抛弃的女儿，遭到爱蓓拒绝。她只承认马南是自己的父亲，她要与他永远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部著名的英国古典文学著作，作者忠实地描写了她所熟悉的十九世纪初英国中部农村人民的生活，表现了她对穷苦人民的同情。

译者前记

一百二十年前，英国出版了一部后来可说是家喻户晓的小说。这部小说，一百二十年来，被各国普遍选为学习英语的课本或课外读物，这就是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继《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后的又一佳作——《织工马南传》。

乔治·爱略特(1819—1880)，原名玛丽·安·艾文思，她取这一男性笔名，在当时是不无来由的。英国另一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早期和她两个妹妹合出的一本诗集以及后来她发表的《简·爱》和《谢利》也都用了“柯勒·贝尔”的笔名。后来，夏洛蒂·勃朗特在为她妹妹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写序言时，曾就这个问题这样说：“因为我们有个模糊的看法，认为人们往往带着偏见看待女作家。”这既说明了她们（也可包括后来的爱略特在内）选取男性笔名的原因，也道破了当时英国舆论界对待女性的态度。

乔治·爱略特生于1819年。她父亲是个林务官兼地产管理人。爱略特是她父亲的得力助手，这些经历使她熟悉各种人物。乔治·爱略特从小爱好读书，热爱音乐，在学校里以善于辞令、健谈著称。十六岁丧母，她挑起了整个家务担子。1841年，她哥哥结婚后，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此后她致力自

学,系统地研究哲学和历史,还学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意、德文和希伯来文。她服膺费尔巴哈、斯宾塞、孔德的学说,冲破了传统的宗教的束缚,成为一个不受传统的信仰左右的自由思想者。

1846年,乔治·爱略特翻译了德国理性主义神学家斯特劳斯的《耶稣传》。

1849年,她父亲逝世后,她离开英国,在国外居留一年光景。1850年春回英国,给《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是年九月,成为该刊物助编,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一些著名的自由思想者和激进人物。

1854年,她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时继续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并在乔治·亨利·刘易斯^①主编的《导报》上写评论文章。此时,她由于受到刘易斯的鼓励,从哲学和历史研究转而从事文学创作。

爱略特虽然从事文学创作较迟,但她一经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便集中精力坚持到底。据统计,她自1856年开始写以《教会生活场景》(1858年出版)为总题的三个中篇小说起至1876年出版《丹尼尔·迪龙达》止这二十年期间,出版了八部作品,两卷诗集,一本论文集和短篇小说选等。

乔治·爱略特的《教会生活场景》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狄更斯尤其对之称颂备至,并且首先辨明作者是一位女性。《教会生活场景》取得成功后,激发她正式开始写长篇小说。1859年,出版了《亚当·比德》,又引起文学界的一致好

① 乔治·亨利·刘易斯(1817—1876):英国哲学家,批评家,《导报》主编,1853年与乔治·爱略特同居。

评与注意，使作者一跃而居于同时代作家的前列。接下来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年)，被公认为她的杰作，这部小说前半部反映了她自己和她哥哥的少年生活，生动描写了地方生活和风俗习尚，细腻而深刻地分析人物心理，还尖刻批评了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思想。1861年《织工马南传》出版后，她在刘易斯陪同下，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搜集材料，准备写以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者萨瓦那隆那及其女儿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这就是后来问世的《罗摩拉》(1863年)，作者在写完这部小说后说：“我开始写本书时是个少妇，等到写完时，已是个老妪了。”可见作者为这部小说花了不少精力。1866年，《激进主义者菲立克斯·霍尔特》出版，这是作者开始处理社会问题的一本小说，她写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英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来的那些变迁场景，表现了紧接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的政治斗争。1872年《米德尔马奇》的出版，乔治·爱略特的声誉可说达到了高峰，这是作者处理社会问题的一部最富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小说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绚丽画卷，它触及当时的政治、社会、家庭、婚姻问题，揭露议会改革的虚伪性，讽刺议会竞选，揭穿所谓维多利亚时期繁荣兴旺，家庭幸福的神话，如实而丰富多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她最后一部小说是《丹尼尔·迪龙达》(1876年)，作者又在本书中触及了资产阶级婚姻问题，并且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民族不平等问题。

《织工马南传》是乔治·爱略特最具特色的一部代表作。这里没有作者后来的作品如《激进主义者菲立克斯·霍尔特》

或《米德尔马奇》那样的大段“说教”，在故事的半道里突然插进一番大道理。故事本身朴素无华，线索明晰，人物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风尚，不象她其他几部小说那样沉闷。全书谋篇布局，立意造境，都是匠心独具，处处显出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体验、分析生活的能手。

织工马南，这个十九世纪初的农村织工，本来是北方灯笼广场上一个非常活跃，头脑清楚，为人忠厚诚实的笃诚教友，却被一个被称为“同生共死的朋友”构陷，诬为盗窃犯，终于被教会逐出教门，又失去了未婚妻，不得不万念俱灰地悄悄离开灯笼广场，移居中部一个化外似的地方拉维罗村，过着孤苦伶仃，悒郁悲哀，以织机为伴的凄凉生活。

作者按照她通常的写作技巧，一上来就将主人公马南的来龙去脉和身世现状交代清楚，让人知道他为什么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文章写得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作家通过探索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行动动机充分展现出来，使人不由得想知道这个人物以后会怎样从那悲哀、凄凉的境地中挣扎出来，会落得个什么结果。

马南到了拉维罗后，只知成天为人织布，收取工钱，每天晚上，以抚摩那堆赚得的越来越多的金光灿烂的金钱为乐，同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把生活变成一种毫无情趣的、单调刻板的机械活动。

他就这样在拉维罗村生活了十五年。到了第十五年的冬天，拉维罗一个大地主的浪荡子把马南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两袋金钱悉数偷走，虽经向村里的大人物报告失窃，却线索全无，于是他陷入更加悲苦空虚的生活。

某年除夕，一个有着金黄色的小脑袋，长着一双碧蓝眼睛的女孩，象个小天使似的来到马南的炉火前睡着了，他看到了那头金发，还以为是他那失掉了的金钱重又回来了。原来这小女孩就是大地主的那个浪荡儿子的哥哥高德夫雷与一个女人秘密结合后所生的孩子，她的妈妈想把她送还高德夫雷，不想在途中，鸦片瘾发作，吞服了过量鸦片，倒在雪地里死了，小女孩便自行跑进马南的小屋。马南收养了这个“叫化孩子”，给她取名为爱蓓，从此，这个“小天使”弥补了他失去金钱后的精神空虚，象个“引路人”一般引导马南过上了新的生活。

马南收养爱蓓的十六年后，人们在石坑附近排水，发现那个浪荡子的尸体和他从马南那里偷走的两袋金钱。高德夫雷不得不向妻子坦白自己隐瞒了多年的婚前放荡生活，并且要去认领爱蓓。马南的金钱失而复得，心情大为激动，前尘往事，纷至沓来，正想宁静地和爱蓓谈心时，高德夫雷一厢情愿地跑来，要把爱蓓领回去，不料遭到爱蓓的坚决拒绝，她向高德夫雷明确表示：“我除了这一个父亲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父亲……他并不是要把我拉扯成个小姐，我也不想做小姐。我喜欢工人，我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

《织工马南传》写的并不是什么重大题材，只是写一个农村织工的一生遭遇，写了十九世纪初英国中部农村的一角，而且这个故事，还是她“突然灵机一动想到的”（作者在1860年12月31日写给她朋友的信）。后来，她在写给她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上更加明确地说：“这本书完全是我突然想起来的，它可说是一个传奇故事，因为我想到童年时，曾经看到一个背着袋

子的织工。”作者就凭她那丰富的想象力，使她脑海里的人物诞生了，通过她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才能，探查了她笔下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风貌，道德伦理，使得这个作品具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这说明作者善于如实反映生活，具有深邃的透视能力和概括能力。

马南这个孤苦伶仃，脾气怪僻的守财奴似的织工，后来竟一变而为一个随俗合群、心情舒畅的老人，是什么力量使他成为这样一个新人？我们可以从作者给她的出版商那封信中多少找到解答，她说：“你读了我这本小说，觉得它稍嫌阴郁，我决不会感到奇怪……不过，总的说来，我希望你不至于完全认为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它是要——或者说是存心要——强调说明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正常的关系具有治愈精神创伤的力量……”（重点是笔者加的）后面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作者的伦理观，而贯串着整个故事的正是作者这种伦理观。

在作者笔下，马南早年的坎坷困顿，是一种虚伪、邪恶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也可以说，是那种客观因素给他编了一张网，将他紧紧困住，等他到了拉维罗后，先是以温兹洛甫太太为首的善良乡邻，接着便是那个小天使爱蓓自己走上门来，逐渐为他撕开那张网，直到金钱失而复得，爱蓓坚决拒绝高德夫雷的认领，使他终于完全挣脱了那张被强加的网。与此相反的是高德夫雷，他年轻时放荡不羁，自己给自己结了一张网，尽管过后他抛弃私下结婚的妻子和自己的女儿，表示“弃邪归正”，并且如愿以偿地同另一个地主的女儿南茜结了婚，又继承到了家业，却始终未能从那张网脱身出来，到他兄弟的尸体被发现了，他向南茜吐露了真情，并想去认领爱蓓，力图挣脱那张网，哪知结果遭到爱蓓坚决拒绝，碰鼻而归，只能依然困

在网里，听天由命。作者有意将马南和高德夫雷这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对立起来，说明马南靠了“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正常的关系”“治愈了精神创伤”，反之，高德夫雷只能自食苦果。

《织工马南传》的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正是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生产节节上升，工人运动处于自发阶段的时候。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经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英国为首的整个欧洲处于对法战争状态。战争期间，因为军队要吃要穿，英国的地主阶级、工商业主都发了财，尤其是当时因为没有粮食进口，英国国内粮价空前飞涨，地主阶级充分利用这个形势，不仅从粮食上大获进益，地租也日见增加，到了战争结束时，地租已增价一倍。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终止，大量军人复员，投入生产劳动，百物大跌，昔日的“快乐的英格兰”开始动荡了。

小说中作者所虚构的英国中部一个乡村——拉维罗，“是一个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袭的乡村。”“人们都生活得逍遥自在，丰衣足食……。”“有钱人大吃大喝，把痛风症和中风看作是神秘地流行于体面人家的普通事情，穷人也认为有钱人过欢乐生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卡斯老爷家过圣诞节，除夕的家宴，多么排场，客人穿梭如流，饱食之后，载歌载舞，完全是一派所谓“快乐的英格兰”的牧歌式情调。可是，后来由于眼看战争快要结束，这个游手好闲，优哉游哉的卡斯老爷的生活也逐渐捉襟见肘了。他不得不承认

“因为抵押，再加上人家拖欠的款子，已经象路边的叫化子一样，没有钱用了”，哀叹“国家就要站不住脚了，物价会急剧地降下来。”

另一方面，马南的织布活儿也一天不如一天，农村麻纱越来越少。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导言》上，概述了当时农村织工的生活后，所提到的机器工业逐渐挤掉了手工业的情况，在《织工马南传》中得到了具体的印证。尤其是后来马南去灯笼广场所亲眼目睹的事实，更加证实了恩格斯的论述。

马南在金钱失而复得，爱蓓快要同阿伦结婚之前，决心实现其埋藏在心头多年的夙愿——重回原来的灯笼广场，想去看看牧师，“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偷过那笔钱”。可是，马南和爱蓓到了灯笼广场后，家乡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真叫马南大为惊讶，他连路也不认得，先前熟悉的事物都不见了，一切都变了样，从前的牧师、教友都不见了。在爱蓓看来，这地方“多黑暗多难看”，“把天都遮没了。”原来这个小镇，已经成了一个工业大镇，马南那个手工操作的织工时代已由机器工业取代了，昔日的牧歌式的农村生活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乔治·爱略特从小就是个笃信虔诚，严守教规的福音派教徒，据说当时她甚至把剧院都看做是亵渎神明的场所，但自迁居考文垂，结识具有自由思想的查尔斯·布雷（1811—1884）一家后，她坚决摆脱了以前的宗教观念，这一转变，几乎使她与老父决裂。传闻后来她父亲因女儿改变宗教信仰而于1849年郁郁去世。乔治·爱略特毫不妥协地抛弃当时社会所

公认的信条这一坚决行动，我们可以在《织工马南传》中描绘马南的心理状态时得到充分的明证。马南在被诬害栽赃以后，一心相信上帝总会为他弄清冤案，“确信神灵的直接干预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哪知他们所采取的弄清真相的办法，是祷告和抽签，结果竟然“宣布赛拉斯·马南有罪。他们一本正经地开除了他的教籍，要他交还偷走了的钱。”于是，马南不禁声音发抖地说：“……管理人间的决不是个公正的上帝，而是个说谎的上帝，它捏造罪证，陷害无辜的人。”《圣经》上说“因为上帝就是爱”，马南此时却认为“根本就没有那看不见的爱神来照拂他”。这种所谓亵渎神明的言语，绝不单单是马南的一时愤激之言，作者正是通过马南这一遭遇，为马南鸣不平，愤怒揭穿教会的虚伪，把真正的、由衷的同情寄予马南，这样明显的自由思想，正直的道义倾向，在当时说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乔治·爱略特是一位写生活，写心理，写性格的能手，她忠于现实，忠于自己的时代，熟知英国中部农村的生活，善于把握她那个时代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示那个社会的假、恶、丑，创作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极富生活气息和风格独具的作品，不愧为十九世纪一位优秀的作家。

曹 庸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第一部

第一章

在农舍里的纺车——连那些身穿镶着花边的绸缎衣服的贵妇淑女也有擦得晶光锃亮的橡木小纺车——嗡嗡响个不停的那个时代^①，在穷乡僻壤，深山峡谷里，总可以看到一些面无血色、个子矮小的人，这些人同强壮的庄稼汉一比，就象是已遭淘汰的种族的遗民。这样一个相貌异常的人，一出现在衬着初冬的斜阳而显得黑黝黝的山冈上，牧羊人的狗就狂吠起来，因为什么狗会喜欢背着沉重的袋子、弯腰曲背的人呢？——而这些面色苍白的人，不背那只神秘的袋子，是不大会出来走动的。牧羊人自己虽说也完全知道那只袋子装的不过是些麻线，或是麻线织成的、一长卷一长卷、经久耐用的亚麻布，可他就是摸不准，这种虽说是不可缺少的纺织行业，假如它没有魔鬼帮忙，是否完全能够经营下去。

在那老远老远的时代，对于不常见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或者甚至只是间歇和偶尔出现的人，象挑贩或磨刀匠的到

^① 指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代。

来，人们总是一下子就联想到迷信上去。谁都不知道这些流浪汉家住哪里，是些什么出身，除非你认得那个熟悉他们父母的人，否则，怎能弄得清一个人的来历？在以前的农民看来，超过他们亲身直接经历的地方是说不明白、不可思议的异境。根据他们那种见闻狭隘的想法，到处漂泊这个概念，就同随着春天归来的燕子的冬天生活一样难以理解；甚至一个移民，如果他来自远方，人们总是对他存有戒心，另眼相看，即使他们的行为长久以来无可非议，但结果又犯了罪，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他有一点儿见多识广的名声，或者熟练某种手艺，则更使人不敢相信他。不论是在敏捷地运用困难的语言的工具——舌头还是在庄稼人所不熟悉的其他一些手艺方面，所有的聪明灵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眼所能见的情况中生长起来的老实人，大多是既不过分聪明，也不很灵巧的——充其量也不外乎懂得天气好坏这类事情；而那种借以获得各种聪明灵巧本事的过程又是如此神秘，以致它们全都带有魔术的性质。这样，那些流落各处的亚麻布织工——从城镇流入乡间的移民——就一直被他们的乡邻看做外路人，他们也往往沾染上一种落落寡合的古怪脾气。

在本世纪^①初叶，就有这样一个叫做赛拉斯·马南的亚麻布织工，他住在一间石砌的小屋里，以织布为生。石屋就在拉维罗村附近的坚果树丛中，与久已荒废的石坑相距不远。赛拉斯的织布机那种可疑的声音，既不同于爽朗自然的扬谷机声，又不同于比较简单的打谷连枷声，这对于拉维罗的孩子们说来，真有点可怕的迷惑力。孩子们往往会撇下拾坚果或

① 指十九世纪。

者摸鸟窠的玩儿，到石屋窗前偷看一下。他们看到那架织布机的神秘动作，不禁感到一阵畏惧，可是听到那架织布机一起一落的声音，加上那个织工，弯腰曲背，样子象在踩踏板^①的滑稽动作，又有一种带着蔑视的快感。不过，有时候，恰好碰上马南停将下来，整理一根乱线，看到这些小鬼，于是，尽管他很吝啬时间，却非常讨厌他们打扰，他就不得不走下织机，打开大门，对他们瞪眼一看，那么一瞪，往往就足以使他们吓得拔腿便跑。因为人们怎能相信赛拉斯·马南那张苍白的脸上两只凸出的棕色大眼睛，确实是看不很远呢，人们又怎能相信经过他那么可怕的一瞪，不会把凑巧落在后面的孩子给瞪得抽筋，驼背或者歪嘴呢？也许他们还听过他们的父母说，如果赛拉斯·马南愿意的话，他能够治风湿症，而且说得更为神秘的是，只要你肯多说好话，他还可以使你省下请医生的费用呢。这种古代崇拜鬼神的奇怪余音，甚至直到如今，爱听闲言的人还可以从白发的农民那里听到一些：因为脑筋简单的人，往往不容易将神力与善意这两种想法联在一起。在那些终日为衣食所迫，劳苦一生而从未领会过任何热烈的宗教信仰的人的脑海中，最容易认为上帝就是一种具有神通、不能理解的概念，应该衷心信仰才不至于遭受伤害。在他们看来，痛苦与不幸的可能性远比快乐与欢愉更大；他们的想象简直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不能喂养欲望，只能是个蔓生回忆，永远使人恐怖的牧场。有一回，有个病势奄奄的老工人，不肯吃他妻子端给他吃的一切东西，我便问他：“你能想出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来吗？”“想不出，”他答道，“我除了普通的饭食，从来没有吃

① 指从前监狱里惩罚囚犯踩踏板。